

1999年法國梅第西文學獎（Prix Médicis）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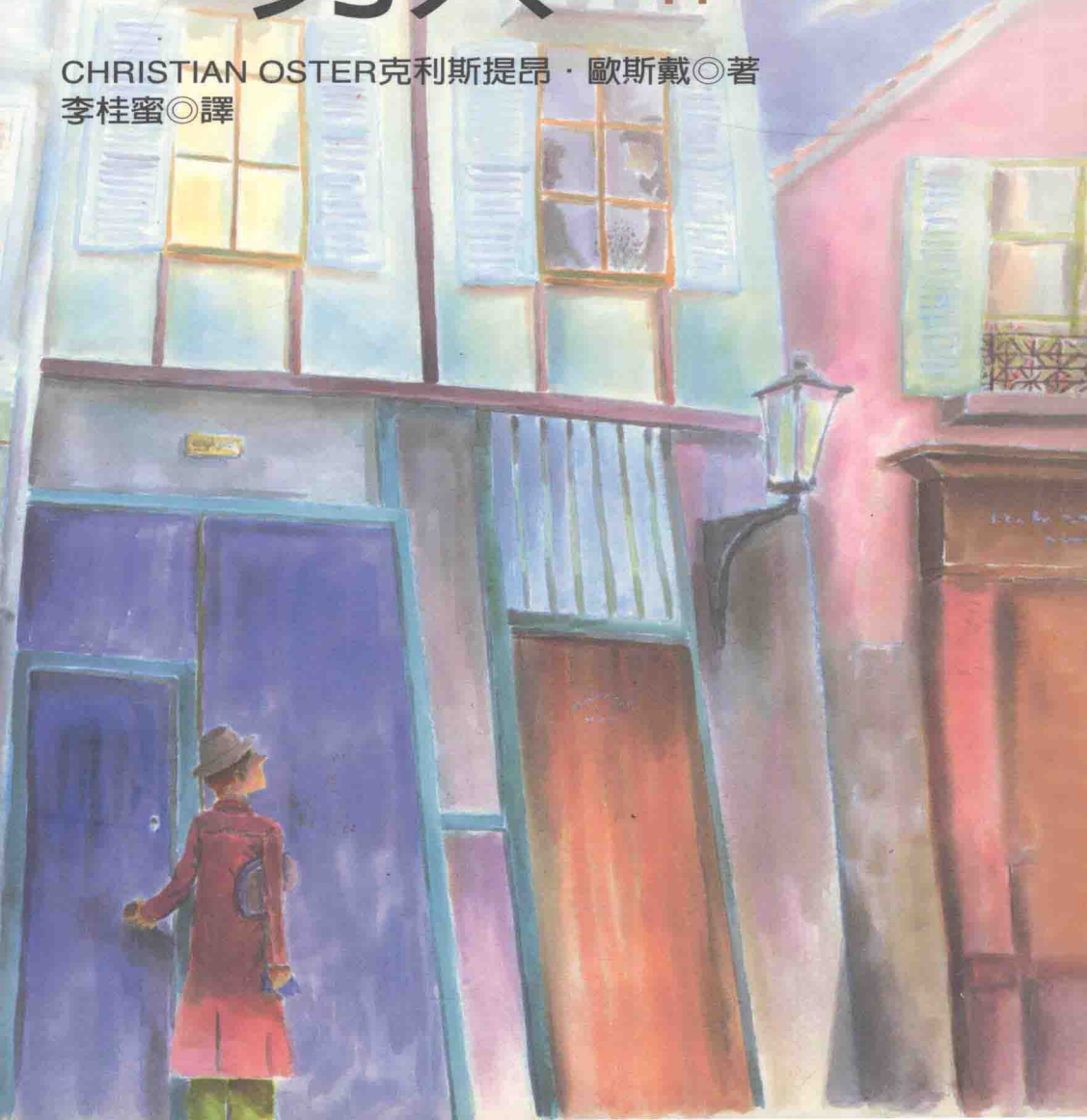
丟了公事包

的男人

Mon Grand
Appartement

CHRISTIAN OSTER 克利斯提昂·歐斯戴◎著

李桂蜜◎譯



布波族 12

丟了公事包的男人

作者：克利斯提昂·歐斯戴（Christian Oster）

譯者：李桂蜜

總編輯：劉秋鳳

責任編輯：劉憶韶

校對：劉憶韶、李桂蜜

出版者：布波族

總經銷：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五股工業區五權三路8號5樓

電話：（02）22983838（代表號） 傳真：（02）22981498

發行所：探索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三號四樓

電話：（02）22187263 傳真：（02）22189495

劃撥帳號：19494471 探索出版有限公司

E-MAIL：dos123@ms8.hinet.net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六四三〇號

初版：一九九一年八月

定價：220元

Mon Grand Appartement by Christian Oster

Copyright © 199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2

by Discovery Cultur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---957-0347-80-5

布波族叢書第十二本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丟了公事包的男人／克利斯提昂·歐斯戴／
(Christian Oster) 著； 李桂蜜譯. --初版.

—臺北縣新店市：角色文化出版，探索發行
民91

面； 公分，--（布波族；12）

譯自：Mon grand appartement

ISBN 957-0347-80-5（平裝）

876.57

910118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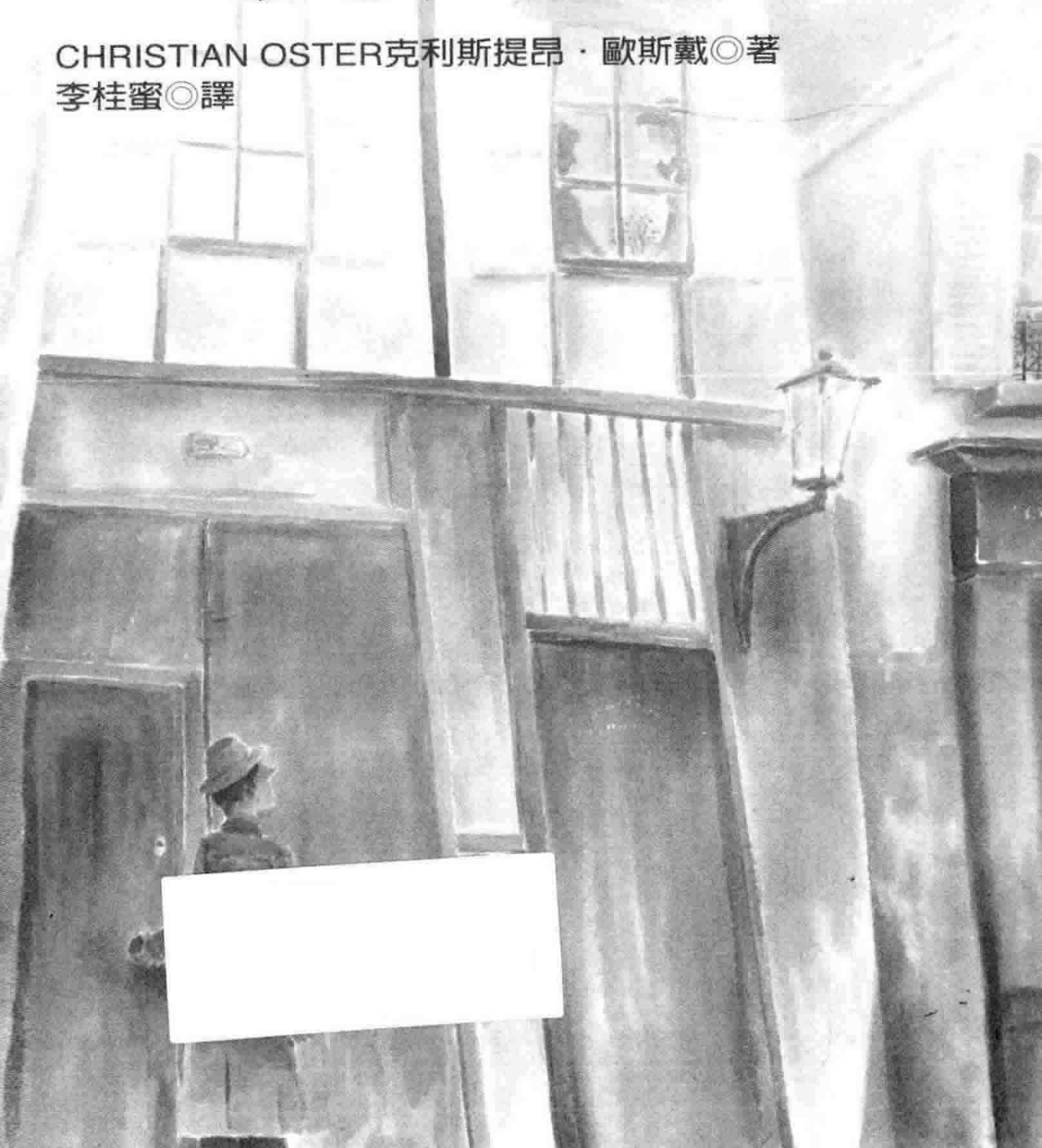
1999年法國梅第西文學獎（Prix Médicis）作品

丟了公事包

的男人 **Mon Grand
Appartement**

CHRISTIAN OSTER 克利斯提昂·歐斯戴◎著

李桂蜜◎譯



克利斯提昂·歐斯戴

——小說作品——

《排球》VOLLEY-BALL, 1989

《冒險》L'AVENTURE, 1993

《ARCUEIL 之刻》LE POINT D'ARCUEIL, 1994

《保羅說電話》PAUL AU TÉLÉPHONE, 1996

《野餐》LE PIQUE-NIQUE, 1997

《遙遠的歐蒂爾》LOIN D'ODILE, 1998

《丟了公事包的男人》MON GRAND APPARTE-
MENT, (1999 年梅第西文學獎)

《愛上女管家》UNE FEMME DE MÉNAGE, 2001

《火車上》DANS LE TRAIN, 2002

各界好評

一個傢伙消失不見，並且敘述幾乎虛空的世界，幾乎一無所有的世界，他所僅存的一點東西。歐斯戴將這份憂慮（以他那頑固的幽默而使之輕盈）變成一本美妙的書。——《解放報》（*Libération*）

歐斯戴出色的蛇行文筆。——《閱讀》（*Lire*）

一個非常符合現代世界的寓言，這個世界中的人非常努力地從模糊走向不確定。歐斯戴找到合適的冷面滑稽語調。——《十字報》（*La Croix*）

浪漫、滑稽、現代的樂譜，其節奏與動機同樣誘惑人。——《搖滾不變質雙週刊》

在離題的藝術中，沒有什麼是毫無根據或是輕而易舉的。離題會引起讀者的期待，可是它也描述了經驗的真實性。——《文學雙週刊》（*La Quinzaine littéraire*）

我們讀歐斯戴的小說首先是為了閱讀的樂趣、驚訝的樂趣，接著則是為了距離的樂趣。——《文學雜誌》（*Magazine littéraire*）

歐斯戴的文筆之所以會讓人發笑，在於他導演重大、甚至是悲劇性對立元素的方式，包括了最無懈可擊的偶然、生存的不確定、渴盼、欲望，以及語言的精確性或是矛盾性。我們一直笑到這場表演讓我們暈頭轉向為止。——《世界報》（*Le Monde*）

I

我叫做葛瓦林，我有話要說。

一天晚上，回到家的時候，我在門口停了下來。確切地說，那並不是我家的門。這扇玻璃門關住的是這棟房子的走廊。

那天，我的身上有五個口袋，一個也不多，我不打算在這裡告訴大家，這些口袋裡裝了什麼。我在這些口袋裡翻尋，把其中幾個搞得鼓起來，另外幾個弄得扁下去，將其中一個翻得凹凸不平得很難看，或是把另一個弄得凸了出來，入鞘般地和我的腰部形成直角。什麼都沒有。或者說，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鑰匙。

這很正常。因為我很少會把鑰匙放在口袋裡。我通常是將它們放在我的公事包裡。可是我不知道把公事包放到哪裡去了。不過，直到那時為止，我從來沒有把公事包弄丟過。所以我才會在門口停了下來。



因為，如果說弄丟鑰匙讓我覺得很苦惱的話，那麼鑰匙放在公事包裡更是讓我覺得失望，甚至是非常失望。也就是說，鑰匙跟公事包一起弄丟了。我很喜歡我的公事包。當然，我不會特別喜歡我的鑰匙。我需要我的鑰匙，跟大家一樣，不過我並不喜歡它們，不，我不愛它們，因為我無法對任何點綴這一串鑰匙的鑰匙圈抱持眷戀。相反地，我很喜歡我的公事包。而且我也需要我的公事包，甚至是非常需要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寧可坦白。若是沒有我的公事包的話，我就什麼都不是。我覺得自己好像赤身裸體一般。舉例來說，我出門的時候，一定帶著我的公事包。即使只是下樓去買麵包，即使只是買麵包，我還是會帶著公事包。我會把麵包斜斜地放進公事包裡，麵包頭凸出來，超出了開口，公事包的蓋面向下喀嚓一聲地關住時，剛好蓋住了麵包頭。

直到那時為止，我使用的是具有彈簧鎖開關的公事包。買這個公事包的那天，我選了這個有彈簧鎖的，我不想要別的。從那時起，我就習慣了這個彈簧鎖，我甚至無法想像沒有彈簧鎖的公事包。我把這個公事包變成我的所有物。在無法為我自己

下一個完整定義的情況下，我想，反過來說我是我的公事包的所有物，這樣也不為過。總之，對我自己來說，我的一切都在公事包裡。

此外，我有時會想，或許正是因為這樣，所以公事包是空的：公事包裡什麼都沒有，除了我的鑰匙。我想，這或許是要讓我以為自己也在公事包裡，陪伴著我的鑰匙。總之，這是內容物的相反，像這樣居住在公事包裡——我，葛林瓦的家。事實上，老天為證，我並不希望人家看到我拿著公事包。恰恰相反，我不希望被看到，當我知道和我錯身而過的人會看著我的公事包，而不是看著我的時候，我便覺得放心，這樣可以讓我避免跌倒。因為，這也是事情的另一面，我害怕跌倒。我預期自己會跌倒。事實上，我已經跌倒了。我一邊跌倒，一邊預期會碰到更糟糕的事情，比跌倒還糟的事，我對生命的概念便有點像是這樣。



II

當我了解到自己弄丟了公事包和鑰匙的時候，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最基本的權利就是猶豫。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。然而，我並不打算猶豫很久。沒有了我的公事包，我當然覺得赤身裸體，我自問，我怎麼可能不拿公事包就走到這裡，而且絕對不可以讓人撞見我站在走廊上。有兩種解決方法可供選擇，我沒有猶豫很久：我或是走出這棟建築物，出去找我的公事包和鑰匙；或是按下對講機的按鈕，請人幫我打開這扇玻璃門。

事實上，要走出這棟建築物去找我的公事包，是很複雜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在哪裡把它弄丟了，這是經常發生的事。若是我按下對講機的按鈕，而安·勒貝黛沒有替我開門的話，我還是可以到外面找一個行人不多的安靜角落想事情，不過身邊沒有公事包。為了確定，我只需要按下按鈕就行了。

我按了對講機。安·勒貝黛沒有回應。可是她卻住在我家。她愛我。無論如何，我，葛瓦林，我愛她。因此她才會住在我家。因為我愛她。或許也是因為她愛我。亦或是因為我有一間很漂亮的公寓。總之，是一間大公寓。安·勒貝黛或許喜歡我的大公寓。我付出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這個。我試著讓我的大公寓變得很怡人。在安·勒貝黛來之前，我自己裝潢了公寓。我預料她會來。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安·勒貝黛，可是我已經在等候她了。

我們認識不久之後，她就搬進來了。這一切或許發展得有點太快。不過這不是我的錯。我並沒有強迫安·勒貝黛。她搬進來已經有兩個星期。

她不可能耳聾了，我又等了一下，判斷或許是有事情剛好阻礙她聽到對講機的聲音，或是阻礙她來替我開門，接著我又按了一次對講機，結果還是徒然，我因此斷定她不在公寓裡。我覺得這並不過份。這樣假想之後，或許安會回來，或許不會。她不會回來了。再也不會了。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稀奇的。如果是發生相反情況的話，我才會感到驚訝：也就是安回來了，再一次回到我們的家，繼續讓我夢想可以

將她留住。

無論如何，面對這種新的可能性——安會回來或不會回來——，我最好到建築物外面去想一想。於是我盡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悄悄離開這棟公寓。



III

外面就跟五分鐘前一樣，人聲鼎沸、生機蓬勃、難以呼吸。我住在一個熱鬧到讓人幾乎要窒息的區域。不過這裡還是有樹木，長在一座廣場上，有人在廣場上遞給我一張紙。停止屠殺，紙上主要這麼寫著。這是一張請願書。我不予以信任。因為人們不但注意到沒有拿著公事包的我，而且我也不認為一個縮寫的簽名就可以停止屠殺，特別是隔著這樣的距離。再說我也不覺得那個進行請願的男子有誠意。我向他表示解釋，對於在非洲那邊的死者來說，現在已經太遲了，若是要照料傷患、餵養小孩、驅散蒼蠅的話，我比較喜歡透過受認可的組織，把錢寄過去。但是要等我有錢。再說，我或許寧可把錢寄給我妹妹。我妹妹失業了——就跟我一樣——不過我不講我的事——，她跟她兒子住在一間潮濕的單間小套房裡。她已經沒有電話，也不再上理髮院了。顯然，這跟非洲難民的情況是沒辦法相比的。可是那畢竟是我妹



妹。

此外，那個人若是給我一張傳單，而不是請願書，而且若是我拿著公事包的話，我一定會很願意將傳單放進公事包裡。

半個小時後，我會打電話回家，看安回去了沒有，若是她始終沒有回去的話，我打算在一個小時內，遙控聽答錄機的留言，以確定安是否有留言。在我離開住家附近去尋找公事包的時候，我便這麼做了。

我來到了市中心，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或者說是以前工作的地方，我在丟掉公事包的幾天前，就已經丟掉這份工作了。不過，丟掉公事包比丟掉工作更讓我覺得心煩。我不在乎工作。我當然在乎薪水，那讓我得以支付房租。不過我的公事包並不是特別為了上班用的。要去工作的時候，我當然也會提著公事包，就像我不管到哪兒去，都會提著它一樣。我會把它放在辦公桌的腳邊。我是公司裡的職員，事實上，幾乎可以說是高級主管了。在訓練幹部之前，我猶豫了，有點像是我在門口猶豫的情況一樣。這讓我丟掉了工作。我不喜歡告訴別人他們該做的事，我也不喜歡

控制他們。那會讓我變得害羞。我不喜歡害羞。我也不是個生性害羞的人。人家不來煩我的時候，我是不害羞的。

安沒有接電話，也沒有在答錄機裡留言。她沒有回去。我在一個小廣場附近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。當然，我並不相信，我朝小廣場的一條長椅走去，今天黃昏的時候，我拿著公事包坐在那裡。我一整天都在城裡閒晃，到了要回家的時間，也是安通常會回去的時間，我在長椅上稍微坐了一會兒。一種預感讓我留在那裡。也就是我回去的時候，安或許不會回去了，後來我把這個想法驅走。她不會回來了。我們的愛情已經結束了，多麼偉大的字眼啊，愛情。兩個星期來，在家裡，只有我在談愛情。安，她很安靜，安靜的伴侶。勉強說得上是存在。是個影子。在我的大公寓裡，安悄悄地從一間房間走到另一間房間。整理東西，打亂東西，始終沒有停止安頓下來。確切地說，是還沒有開始。她在找自己的位置，彷彿我沒有把所有的位置留給她似的。我待在客廳裡，靠近沙發床右邊的角落，安不停走來走去的時候，我則是一動也不動。看來，在兩個禮拜之後，安·勒貝黛始終沒有在我的公寓裡找到



一處屬於她的角落，或許她就要來問我，可不可以不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，租一間單間小套房，以保持獨立。她當然會來看我，而且在這種情況下，她甚至會在我的公寓裡，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，她也會感到更自在。一個窩，一個小角落，就這樣。在兩個星期後，我們居然會走到這種地步，我實在是很難過。不過我們還沒有走到這種地步。安只不過是不告而別罷了。